

都市心情

在一个院子里变老

文/李 晓

今年94岁的乔大爷,在夏天的凌晨4点就醒来了。在梦里,他听见了枪炮声,梦见那个牺牲的23岁战友在问他:“你给我妈妈写信了吗?”

乔大爷是老院子里我的忘年交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,刚刚20岁出头的乔大爷便上了战场,九死一生,从战场上活了下来,回到这个老院子。有很多次,几个记者朋友都想让我带他们去采访乔大爷,听听他讲述当年战场上的故事。乔大爷喜欢安静,跟我摆摆手说:“不用了,不用了。”乔大爷回乡以后,当上了村里的会计,他打得一手好算盘。54岁那年,他打算盘的手开始有些抖,于是辞去了村会计职务。但乔大爷还是热心肠,洒扫庭院,在院子里栽花植草,都少不了他的带动。

乔大爷住的老院子安卧在青山隐隐中,宛如岁月里打下的一块结实补丁。这块补丁,到底打了多久,老院子里的人谁也说不清楚。村民李大爷是乔大爷的表弟,家里有一本发黄家谱,竖排,繁体字,成为村史里的一部分。李大爷精神矍铄,满面红光,而今一顿饭,还可吃上两大碗白米饭,有时还喝上一小杯自家泡的药酒,一口吞下,喉头便咕噜一声响,表情怔了怔,再夹上一口菜吞咽下去,微微闭眼,似在享受状。闲着时,李大爷就一页一页翻看家谱,老祖宗们的音容笑貌,就从脆薄纸页里栩栩如生浮现出来。

老院子是远近闻名的长寿院子,院子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3个,村里的长寿老人就更多了。去年夏日,正是稻穗饱满的季节,那天,院子里的冯婆婆迎来了百岁寿辰,院子里的李大哥出钱,办了8桌酒席,请老院子里在家的人高高兴兴吃了一顿饭。老院子里的人都赶来帮忙,洗菜淘米、杀鸡宰鱼,鸭子嘎嘎嘎叫,羊咩咩咩叫,牛哞哞哞叫,似在给冯婆婆集体高唱生日歌。柴火熊熊,老院子里弥漫着柴火饭的袅袅香气。老院子里的人按照规矩给冯婆婆磕头拜寿,还塞给她红包。冯婆婆在人们簇拥下,瘪着嘴吹熄了蜡烛。众人吃饭喝酒时,冯婆婆慢吞吞走到老院子里的那头小石狮前,默默垂泪。那个青石雕刻的小狮子,镇守老院子一百余年了,青苔侵蚀,层层包浆。

前年冬天,我在老院子里有了4间房,是老院子里的侯石匠腾出来给我的。侯石匠去浙江打工了,老婆在城里带孙子。侯石匠在电话里对我说,你不是想求个清静么,我那房子让你住,房子要有人住,才有人气啊,不然老得快。我说:“行。”侯石匠的老婆抱着刚刚牙牙学语的孙子,给我送来已生了锈的几把钥匙,一一吩咐,这把是开大门的,那把是开老衣柜的,她又拍拍那怀里的小孩说:“叫爷爷啊。”那小孩奶声奶气叫:“爷,爷,爷爷。”一声爷爷,把我叫得顿感沧桑。侯石匠的老婆刚走几步,又回头大声说:“我家还有2亩地、1亩田,都归你用。”

侯石匠家的青砖黛瓦房,几年没人住,确实老了,屋里昆虫蹦跶,老衣柜里还有一个耗子筑的窝。院子里的张大嫂喊上几个妇女,帮我打扫干净房子,我再搬来了电脑桌椅,一个老院子里的家,在我心里落地生根。

到老院子去居住,是我内心里一种质朴的生活追求,我时时腾起青烟一样的乡愁,有了一个着陆之地。

老院子里的刘老头,眉骨舒展,鼻梁挺直,长耳下垂。去年腊月,他家宰杀年猪,再三邀请我去他家吃泡汤肉。喷香的土猪肉黏嘴,豌豆尖煮的猪血汤,我喝了两大碗。刘老头望着我,不住点头,他已经把我当作老院子里的居民了。

在老院子里,刘老头夫妇抚育了9个子女,3个早年夭折,而今开枝散叶遍布四方。但每年春节,四面八方的儿孙如归来群燕喃喃,欢欢喜喜围绕在刘老头身边。从前那些淌落在老院子里养儿育女的人世艰辛,于厚土里培育出一个家族的大树,枝叶间撒下的片片流光,成为岁月里的斑驳光影。

每当我从城里来到老院子,就心生欢喜。老院子路口那眼幽幽老井,仿佛深情凝望着我,我又回到了这里的家,而不是客栈。去年以来,我一直用老院子旁那棵据说有200多年树龄的皂荚树上的皂荚洗头,我两鬓间的白发居然神奇转黑。也许是地气的浸润吧。

我在老院子里的生活,贯通山水气息,像老院子的老树一样去面对四季风雨,这是多好的人生。



昨日重现

与父亲在一起的岁月

文/谭景峰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。记得那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,雨声伴随着亲人的啜泣……父亲才56岁,他走得太急、太早了。

1940年12月,父亲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东北角的一个小山村。当时村民几乎都是文盲。清贫的家庭凑粮凑柴凑钱供父亲读书。父亲后来就成了村里罕见的“高学历”人才。

父亲初中毕业后,先后担任生产队会计、人民教师、公社教育组组长、公社管委会副主任、经委主任,1990年调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。父亲工作时,不论是走村入户“抓扫盲”,还是到田间地头抓科普,都骑着那辆伴随他一生的自行车。

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。每逢夏季的夜晚,父亲下班回到家,喜欢在院子里点燃篝火。这烟火能驱散院子里和屋里的蚊虫。父亲坐在木凳上拉起心爱的胡琴,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围坐聆听,有时候邻居们也过来欣赏。父亲还是个体育爱好者,记得那年父亲参加全公社运动会时,曾获得短跑冠军。每逢春节或者是乡亲们办喜事,父亲就成了村里的“书法家”,乡邻们拿着红纸请父亲写春联、写福字,回去粘贴在门上和墙上,喜庆的氛围弥漫整个山村。父亲还擅长烹饪,每年春节都亲手炸荞面肉丸子,蒸带有花纹的馒头。

记得有一年雨季,连日的阴雨,夜晚我们一家七口人在一铺炕上都睡着了,半夜父亲突然惊醒我们,原来,雨水已漫到炕沿,鞋子都在水上漂浮。屋外的雨水正从老鼠洞倒灌到屋内,后窗也即将进水。母亲和我们都惊慌失措,父亲当机立断:“马上转移!”在父亲的保护下,我们全家人手牵着手向村东头老张家的方向转移,因为他们家地势较高。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人转移到了安全地带。第二天早上,天晴了,水退了,我们回到被洪水浸泡过的家里,房子还好,发现菜园已经被淤泥掩埋,猪槽、泔水缸、鸡笼、农具、酱缸全被冲走了,家里的损失太大了。向南望去,南甸子已成汪洋。

重返故乡,我竭力寻找父亲生活的痕迹。他呵护我们成长的点滴,煤油灯下陪我们学习的影子。在那个年代,酸菜缸和碗柜就是我们的“书桌”,煤油灯就是照亮我们夜晚学习的唯一光源。每天晚上写作业不是伴着酸菜的味道,就是伴着碗筷的碰撞声。每天作业写完之后,脸上就挂上了一层煤油灯的烟尘,用手一划就能写出字来。

尽管物是人非,但我找到了记忆中的老榆树。站在树下,我惊喜又感伤地发现,它依然枝繁叶茂,如守护者般伫立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经过老榆树下。那一瞬间,父亲远去的背影又浮现眼前,车铃摇碎晨光,在乡间小路上撒下一串清亮的回响——那是比勋章更耀眼的光芒,也是最温柔的父爱箴言……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